



# 范仕义襄助钱沣后人

◎徐继康



钱沣画像



范仕义《廉泉诗钞》书影

如果说范仕义是清代如皋历史上最出名的知县，恐怕不会有人反对。从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到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间，他五任如皋县令，历时九年有余。在任期间，他崇学尊教、浚河修城、重农桑、兴水利、听断明决、勤求民隐，做了许多让老百姓感激的好事，人称“佛子”。其实他在如皋期间，还做了一件事，就是襄助钱沣的后人，不过此事鲜为人知。

钱沣是范仕义的乡前辈，他们都是云南人，范仕义的家乡在保山，钱沣的家乡在昆明。钱沣，字东注，号南园，是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的进士，以刚直不阿、政声清廉彪炳史册。时和珅秉政，他曾当面指责，又曾上疏弹劾过陕西总督毕沅、山东巡抚国泰等人的贪污营私案，《清史稿》里说他“以直声震海内”。此外，他还以一手雄强峻拔的颜体书法而名垂中国书法史，说起钱南园，写字的没有不知道他的。

与他青史留名的顺风顺水不同，他的婚姻与得子堪称十分艰难。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，二十八岁的他才娶妻秦氏。在此之前，他曾先后聘了刘氏与徐氏，但都没有过门就死了。后来他的堂伯母帮助介绍了秦氏，而对方的父母并不同意。一是钱家太穷，钱沣的父亲是个银匠；二是钱沣的命似乎有点太硬。就在这时，秦氏的祖母刘氏站了出来。她说，这小伙耸肩修干，不随人俯仰，我看他不是一个久困贫贱的人，何况他是个秀才，已经食廪授徒了，难道养不起一个老婆吗？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眼力，结婚之后，钱沣就一路开挂，次年就中了举人，接着又中了进士，然后由授翰林院检讨、国史馆纂修官、江南道御史、通政司副使、湖南学政，一直做到湖广道监察御史，职场与声誉双丰收。然而在子嗣上，他却收获甚微。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五日，三十八岁的秦氏一病不起，为钱沣留下了两个女儿。她曾经也生下一个儿子，很小的时候就死掉了。秦氏的去世，让钱沣很是悲伤。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三月，老友王仲三见钱沣形影孤单，没有人照料，就买了两

名仪征籍鞠姓婢女送至湖南学政署所，大的二十一，小的才十七。钱沣决定留下年龄大的那位，把小的给一个叫秋岩的人，结果秋岩不同意，于是钱沣就纳二鞠为妾。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，大鞠氏为他生下长子嘉榴，两年后的六月初四，为他生下次子嘉棠，后来又生下第三子嘉枣。小鞠氏也曾生下一个儿子叫嘉植，不过没留住。

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九月，钱沣扈跸溧阳回京后，入直军机处，劳苦事多，当夜入暮，加之禁院地广风劲，而他家贫衣薄，遂中了寒疾，九月十八日，他就溘然长逝了，年方五十六岁，死后归葬云南昆明龙泉镇羊肠村北山，其时三子皆幼。这三个儿子都很不错，但他们的命运却颇让人唏嘘。老大钱嘉榴，邑庠生，早年曾随父母到杭州。父亲去世时，有人从他枕下找到未完成的遗稿数千言，列劾和珅二十余条，那人私下就烧了。那年钱嘉榴才十岁，没有能够乘凶递上，效法古入尸谏遗意，以竟父亲未竟之志，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。就在钱沣去世的十二年后，钱嘉榴与妻子也相继而殁了，葬于吴门西山之麓。老二钱嘉棠，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的拔贡，历任元谋、宁洱两县的教谕，后来也卒于任上。很可惜，兄弟俩都没有留下子嗣。

老三钱嘉枣，字仙岩，是个增生。两位兄长的早逝让他觉得家里风水不好，准备迁葬先人茔兆，然后远游。就在道光十四年，他因绩学植品，以举孝廉方正例赴京应试，便绕道到江南来拜访两江总督陶澍。在闲谈中，陶澍得知他们兄弟三人皆没有后人，甚至连他们的二姐也没有子嗣，不由十分惋惜。那时范仕义任江宁管粮同知也在南京，陶澍对他说，钱南园一代伟人，怎能无后？你去劝一劝嘉枣，功名事缓，宗祧为重，应该早图之。那时钱嘉枣正值盛年，锐意进取，别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，于是大家就凑了一笔钱送给他，让他去了北京。谁知在第二年，他并没有考中。这时，范仕义已经回到如皋任上了，钱嘉枣就追随而来，在如皋一住就是一个多

月。在这期间，两人相得甚欢，范仕义帮他买了一个如皋女孩为妾，又送给他婢女。两人分别后，钱嘉枣由苏州、余杭、南昌，再到广东，所遇皆不顺心，又从湘江泛舟而下，抵达南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发病，他对随行的从侄钱午亭说，我的病很严重，我想到如皋去调治，如果不行了，侍妾也可以就近遣归，这里离家万里，我不想为身后事操心。舟至邗江时，钱嘉枣就去世了，钱午亭将讣告告诉了范仕义。范仕义随即送去棺木装殓，寄之萧寺，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陶澍。陶澍不胜叹惋，说钱嘉枣无后，两世孀居，以后的日子怎么办？与其想着把他的棺木送回云南，还不如为他的家人多作养膳之计。他吩咐范仕义，那妾氏跟随钱嘉枣一年有余，如有遗腹，尚可为钱氏一线之延，不可急急忙忙遣送回去。范仕义令内眷仔细检查，确实没有发现身孕，才把这个女子送回如皋父母的身边。他与同乡们又准备一些钱，寄给了钱嘉枣云南的老家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冬，范仕义葬钱嘉枣于邗江钞关门外，为他写了墓志，并写了一首《哭钱仙岩征君》。在诗前，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文，记述前前后后的经过，在序文的最后，他说：

宫保重侍御之为人，而为其后始终靡念，无微不至，其笃于友谊，何其挚也！

宫保是陶澍，侍御即钱沣。两人皆为一代名臣，英雄相惜，令人感怀。而范仕义与钱沣虽为老乡，实无交集，钱沣去世时，范仕义仅十一岁。其实还有一件事，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从来没有提过，还是好友魏茂林在为他《廉泉诗钞》写序时透露“又刻乡先辈钱公《南园文集》”。道光十五年冬，也就是钱嘉枣离开如皋的那一年，在粤东为他父亲刻了《南园文存》二卷。如果没有意外，这费用就是范仕义资助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魏茂林在序文中一语带过：“以传其他表扬幽隐。”其实范仕义一辈子就是这样为人做事的，正如道光帝师、如皋人沈岐对他所评价的那样：书生面目，菩萨心肠。

## 南通 最黑暗的一天

◎程太和

1938年3月17日上午8时许，涂着太阳旗（老百姓称之为“膏药旗”）的日本双翼飞机突然飞临通城上空，从东南方向掠过南通县政府钟楼两侧向西北方向飞去，然后俯冲下来，在濠河西南隅丢下两枚炸弹，濠河水飞溅数丈之高。人心惶惶的通城居民经过这一空袭全成了惊弓之鸟。大家小户纷纷携带衣被、细软向四乡逃难。大小店铺把能搬出城的货物与库存物资尽量雇车外运，人们简直成了没头的苍蝇，向城外涌出。当年流行着电影《黄河之恋》的一首插曲《追兵来了》（田汉词，冼星海曲）：“追兵来了，可奈何？我像小鸟回不了窝，回不了窝。我是一个大丈夫，我宁愿做黄河里的鱼，不愿做亡国奴，亡国奴是不能随意行动啊！鱼还以作浪掀波，掀翻了鬼子们的船，不让他们渡黄河，不让他们渡黄河！”悲怆的旋律，催人泪下。可善良的人们没有料到，事态如此之快。

这时候，江苏省南通区专员公署、国民党南通县党部、县政府的头头们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了，政府各机关的人员也跑光了。本来，长江边上还有刘多荃的五十七军一一师驻防，南通专员兼保安司令葛覃在年初也下达了封江令，像是抵抗日军从江岸上登陆有个说法，哪知他们早早地就撤逃了。日寇快来了，整个南通城陷入一片混乱。

3月17日临近中午时分，日军板垣师团饭冢旅团5000余人乘数艘战艇从南通姚港登陆，侵占南通城。他们一登岸，就烧掉狼山附近的德兴镇半条街。一小队日军窜到城郊新港镇，六七名妇女惨遭蹂躏。下午2时左右，饭冢旅团步、骑兵数百人在没有遭到一枪一弹抵抗下侵占南通城。余部沿通榆公路北上入侵各城镇。日军进入南通城，沿街巷抢衣被、拆民房、劈桌椅烤火，就连庙堂里的匾额也被当作柴火劈烧。在大街上，日军剥妇女裤子搜查，抓住居民就拷打，坐老虎凳、烫烙铁、灌煤油、唤狗啮咬。日军侵占南通后，即北上进犯唐闸、平潮、白蒲诸镇。各城镇店户均遭洗劫，较珍贵的财物被掠夺一空。日军还将小便溺入水井，大便屙入饭锅，见到妇女即猥亵、强奸。平潮河东沈姓主妇率女、媳3人避居乡间，回家取衣物时突遇日兵，遭到追赶，媳怀孕足月，又手抱3岁小孩，奔跑躲避筋疲力尽，投入河中，幼女亦随之投河身亡。日军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南通周边城镇数千间房屋被烧毁，数十人被摧残杀害，就连狼山广教寺的和尚也未能幸免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85年前南通人民的这段痛史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